

A man in profile, facing left, wearing a dark suit and a light-colored shirt. The image is rendered in a monochromatic, reddish-brown color scheme, giving it a vintage or artistic feel. The man's features are clearly defined, and he appears to be looking towards the left side of the frame.

成功之路

日·高田淳夫著 工人出版社印行

路 之 功 成

著 者 吳 大 澂
畫 者 吳 大 澂

ПУТЬ К УСПЕХАМ

П. Корнев

Профиздат—1949

(譯自蘇聯工會出版局一九四九年發「工長的話」第二集)

成 功 之 路

作 者 高 爾 基

譯 者 嚴 風

出 版 者 工 人 出 版 社

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

電 話 二 三 七 三

印 刷 者 工 人 日 報 印 刷 廠

一九五一年北京十月第一版

[5177] I-5000

CAE 84/04

目次

我和羅西斯基競賽.....	一
我怎樣擔任的這一工段.....	四
我的工作間.....	四
把設備變為模範狀況.....	三
我們怎樣培養工人.....	六
競賽.....	四
五年計劃——四年完成.....	四
工作間的組織技術計劃.....	四
提高了長在生產中的作用.....	四

我和羅西斯基競賽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的『真理報』發表了莫斯科『準儀』工廠總工長羅西斯基工段的集體斯達哈諾夫式工作經驗。『真理報』第一版上的不大一條消息，就引起了我們——新克拉瑪托爾——斯大林工廠第二機器間一個巨大場間總工長、以及我們場間的全體工作人員的關懷。我們注意地詳讀了這條消息，我們願意知道，羅西斯基用了什麼方法才把他的工段變為斯達哈諾夫式的。又過了幾天，『真理報』發表了羅西斯基本人寫的較詳細的文章。

羅西斯基的經驗使我學了好多東西。只是在『真理報』發表之前兩個月，一九四七年五月，我才擔任新克拉瑪托爾工廠第二機器間一個工作間的總工長之職。那一個

月該工作間只完成了全月任務的百分之六十八。六十六個人裏就有二十七個人未能完成任務。我們工段把整個車間的工作指數都拖下來了。給黑金屬企業、電站、礦山做的各種急要的和重要的訂貨都大大遲誤了。

我們在頭兩個月裏開始稍微扭轉了些局勢。我們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蘊藏着的豐富的未被利用的潛力。羅西斯基成功經驗之發表大大提起了我們的精神。我和值班工長們討論了『真理報』的材料。我們想到了如何使我們工作間改變成集體斯達哈諾夫式工段的問題。甚至還產生了和羅西斯基進行競賽的意圖。起初這種意圖顯得過於大膽：因為我們才着手調整工作間的工作。但是，在一遍又一遍地讀完了羅西斯基的文章之後，我們認為並不是太過於幻想，因為他領導的工段也是極其落後的。而我們的潛力也不在少數：那我們就不能把我們的工作間在極短的時期健全起來、消滅生產中大的小的破綻毅然地前進、以至變得被稱為斯達哈諾夫式的這種榮譽權嗎？

波羅赫尼工長說：

『潘德烈，你說的一點不錯！如果和羅西斯基及其全工段挑戰的話，那會激勵人

們的。誰也不願意往自己臉上抹灰。」

波羅赫尼並不次於我，知道我們的潛力蘊藏在何處。在工作間中的短期工作指出，我們對車床的效率利用得不够，並且還未能用較完善的工作方法。成功的鑰匙就是提高生產文化，改進操作法。這能使我們達到更多的成績。波羅赫尼說的正對，和著名工長競賽足能助長我們的積極性。

所以，我們給著名工長羅西斯基遞了挑戰書及用新的力量來作事業了。

在談到我們都作了些什麼之前，首先我應當稍微談談自己。

我怎樣擔任的這一工段

蘇維埃國家裏的勞動是自由的。我國的一切企業都是蘇維埃的、社會主義的。所以，一個工人眷戀他獲得初步生產技術、熟練程度和經驗的那個工廠，因他在那裏學到了生產紀律與技術文化。依我看來，這是蘇維埃高度愛國主義的指標。我們從我國黨史、從我國工人運動史裏知道，個別大企業的工人們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裏起有多麼大的作用。彼得堡各企業工人——普梯洛夫廠工人、奧布哈夫廠工人、列西涅羅夫廠工人——在全國博得了光榮的特別的尊敬。在這些工廠裏做工是光榮的。與此同等的榮譽就是走在五年計劃鬥士前列的這些蘇維埃先進工廠的工作。我個人就很難離開克拉瑪托爾工廠轉到其他工廠去。

這種對工廠的特殊眷戀可以這樣解釋：即我從小時候就居住在克拉瑪托爾斯克城，我在這個工廠裏長大的，我在這裏學會的熟練技術。再往大裏說也可以解釋做：我們新克拉瑪托爾「斯大林」工廠在我國的經濟中佔有特殊地位。我很驕傲，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克拉瑪托爾斯克人。

驕傲——它有好的成分和不好的成分。如果一個人驕傲起來了，那是不好的。但是，如果一個人以自己的成績、以自己的勞動及有他工作的集體勞動的果實而驕傲的話，那誰又有權利來責備他這件事呢？

十五歲那年我來到老克拉瑪托爾工廠——今之奧爾忠尼啓則工廠附屬工廠藝徒學校學習。現在高聳着新克拉瑪托爾工廠龐大場房的地方，那時還空無所有。在這個工廠砌第一塊石頭的時候，我就在場。我們——工廠藝徒學校學生——曾做過星期六義務勞動，清除未來工廠的廠址，在上面栽種了樹木花草。龐大無比的工廠像神話般的築起了！它在蘇聯無與倫比，而在美國也沒有幾個工廠可與之媲美。

建築一直繼續了四年。在新工廠的各車間裏安設了強力的生產工具，用這些工具

就能在這裏製造出最完善的巨型機器。我只舉出幾個數字來，就會大略描摹出我們企業的某種規模了。

戰前在這裏建有四十多萬平方米的工業建築。我們最大的第一機器間和第二機器間，每個長達約一公里。你站在廠這頭，是望不見另一端的。廠內鐵道線長達六十公里。工廠裏交叉着地下設備網——鋼骨水泥隧道、暗溝、水力、水塔及下水道等設備。各車間裏陽光耀眼，廠內空地遍植成千棵樹木。正在頓巴斯光禿的洋草綠洲中央湧起了一個工廠。明確點說，可稱之爲公園似的工廠，花園樣的工廠。

工廠的七個機器間裏設有強力的機床，在這些機床上能加工每一重一百或更多噸的零件。鑄鋼車間能鍛出重一百八十噸的鑄件，由它能製出各種機器用的每個重一百五十噸成型鋼鑄物。壓榨車間裏裝設有強力的壓榨機。密爐與加熱爐深達三十六米，——往這種爐裏不費力能裝進去八層大樓。

往返於各車間中的二百多輛吊車，能同時吊起四千多噸重來，這等於滿載的四列火車的重量。

在工廠旁邊建造了一個擁有四萬人口的城市。這個城市裏築有二層、四層、六層設備齊全的樓房，內有上下水道、浴池、淋浴及從電熱中心站引來的熱水。建立了龐大的醫療機關，開辦了四座學校，一所適意的劇院，座落在工廠旁邊的市立公園，佔了很大一塊面積。其中有一切適於文化休息的露天音樂堂、體育場。

一九三四年九月，當工廠已進入社會主義工業開工企業的行列時，我是鑄盤工。我那時整二十歲。記得在一個晴朗的日子裏，工廠莊嚴地開工了。記得重工業人民委員會主席奧爾忠尼啓則難以忘懷的熱烈祝辭。他責成我們企業在全國工業化裏要格外的起作用。

我們並未辜負了黨與蘇維埃政府的期望。新克拉瑪托爾工廠全體工人高高舉起了社會主義企業的旗幟與無愧於我廠所榮冠的名字——蘇維埃偉大人民領袖斯大林的名字。

從工廠開工時起一直到德寇侵入該廠爲止的七年裏，曾生產了大量的各種機器。在工廠裏有一張地圖上面標明着爲我廠製造的所有擺設機器與裝備的地方。

裝設在扎波羅日煉鋼廠的著名壓鐵機，一年壓一百五十噸鋼錠，該廠生產九十萬噸自動車鋼板用的薄板機也是新克拉瑪托爾「斯大林」工廠所製。

莫斯科、頓巴斯的數十個冶金工廠裏和第聶泊河沿岸各工廠所用的機械都是在克拉瑪托爾斯克造的。

卡查赫斯坦巴爾哈什煉鋼聯合廠和扎波里亞利「諾里利斯克」聯合冶煉廠裏的礦機及其他設備，都是出自新克拉瑪托爾工廠工人之手。

莫斯科運河、雷賓與烏格里奇水電站上的巨型水力技術設備都是我們各車間所造。

新克拉瑪托爾工廠所造的礦坑起重機，從地底吊上來了數千萬噸煤與礦石。

莫斯科壯麗的克里米亞橋就是克拉瑪托爾斯克所造。我廠各車間為莫斯科地下鐵道製造管筒，並為蘇軍劇院製造升降用的機械裝置。

你怎能不為在這個工廠而自豪，為你在這些各式各樣的機器生產裏付出了自己的部分勞動而驕矜呵！

我在第一機器間的強力車床上當鏟盤工。這裏的許多車床我都是初次運用的。聽爲我是一個好鏟盤工及信任我能做負責的工作了。爲要完成這種工作，那就必得使工人會看圖及透徹地熟悉車床的機械。我到工廠做工三年之後，就委我做副工長了。從一九三六年仲夏起我開始在第一機器間第二工作間當值班工長。從一九三八年開始當第一機器間一個工作間——『A』工作間的總工長。在我剛到這個工作間來的時候，它是落後的。記得，在廠長扎朵羅日尼把我找去時說：『我們決定提拔青年。現在把一個最重要的工段交給你。你要知道——這是極大的信任了。盡力發揮自己的天才吧。把這個工作間的工作扭轉過來，那時全國人民都向你道謝的。』

我們全體人員齊心協力的工作使『A』工作間變成先進的。在我上述的機器與設備上，雖只在從新克拉瑪托爾工廠開工至戰時的七年當中不大一部分機器與設備上，就有許多零件是『A』工作間所造。我們視每一種生產上的成就，都是向列寧——斯大林黨在爲我們強大祖國工業化、技術上昇而鬥爭中的偉大任務之解決走近了一步。

我廠是被譽爲和德國法西斯侵略者作鬥爭中起有很大作用的一個工廠。我們，正

如斯大林同志所要求的那樣，迅速地改編了生產。我們工作了三個月，完成了軍用訂貨，支援了大軍。

一九四一年九月，德國匪幫來到了頓巴斯。工廠開始撤退，生產不得不停頓了。絕大部分工人奔赴了東方。我個人決定，我的位置就在第一火線上，以便在那裏和德寇短兵相接。所以我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八日那天，便投入了空軍陸戰第三兵團。

戰爭期間，我曾兩度負傷；一九四三年初進入奧爾斯克城軍醫院，該城位於歐亞兩洲交界之處。傷勢頗為緊要與沉重。很明顯，我永遠不能返回和敵人撕拚的隊伍了。同時，我並不知道我們工廠撤退到什麼地方，我的家在那裏。我的內心是非常苦惱的。然而，並未持續多久。使我與自己的舊工廠全體工人和家取得聯繫的機會來了。原來，我廠的一部分撤退到了奧爾斯克，在我入院後不多日子，我們廠的人——里斯托帕采夫總工長到醫院看我來啦。在這一剎那間，我覺得在城市上空有如湧現了第二個太陽一般的充滿了光明。

里斯托帕采夫告訴我：我廠一部分設備運到了奧爾斯克，在這裏建築了如克拉瑪

托爾斯克一樣的工廠。

『你出院後，到工廠去工作吧。』他說。

我謝了他的好意，但我却說，如果我不再返回前線時，我一定回克拉瑪托爾斯克。這個時期，正是德寇開始向西敗退的時候，所以我毫不懷疑，頓巴斯不久就會被解放。德寇已經營到了斯大林格勒和奧勒爾兩個强有力的打擊。我，一個在戰鬥裏親眼看見過德寇的前線兵士，知道他們再也振作不起來了。

里斯托帕朵夫關於我家的事一點也不知道。『但是在這裏有不少克拉瑪托爾斯克的人，』他說：『打聽一下吧，也許你的老婆在這裏。我所看過的名簿裏，好像沒有高爾涅娃似的。』

我對他說，我的妻子用的是娘家的姓。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可能她們也在這裏。……』

就這樣，我見到了自己的妻和孩子。於是，我在遠離故鄉的工廠與家園二千多里以外的地方，找到了工廠，找到了家。

因我不能再奔赴前線，所以把我給復員了。在奧爾斯克停留了幾個月，而在十二月末，雖然還是一個十足的病人，可是就回克拉瑪托爾斯克了。在新年元旦那天回到了克拉瑪托爾斯克，我立時就來到了工廠。

我們壯麗的工廠很難認出了：它只剩下了——一座廢墟。在龐大工廠場房地上再沒有一根大煙囪聳立。德寇專事爆破了煙囪以期用煙囪的重量再來壓塌場房：每個這樣的煙囪高八十到一百米，重二百五十到二百八十噸。

工廠的建築完全遭到了破壞，馬丁爐、鑄型、壓榨、鍛冶、熱處理等車間都化爲了瓦礫與廢鐵堆；各機器間被爆破與燒毀；工廠電站被破壞得不成形狀；巨大的工廠工人村總共只剩下了幾座房子。

但工廠重又甦生了。頭一批熔爐已煉出了金屬，鍛冶場也升起了火，從機械廢墟裏集成的機床安裝到修配間裏。工廠準備爲頓巴斯與喬角礦坑製造第一批吊車了。

我多麼想立刻就開始工作呵！然而身體支持不了：被擊傷的腿痛得很厲害，使我不能在冰冷的車間裏佇留。把我這克拉瑪托爾斯克市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委員，派到了

其他較輕的工作上去了。我工作的地點就在工廠旁邊，但是卻沒有直接參加恢復工廠。當正是頓巴斯解放一週年——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之際，工廠首先恢復好了並變作開工工廠了時，我羨慕地矚望着自己的同志們。

可是，我不能長久呆在工廠車間之外呵。所以我回到了工廠。委我做第二機器間經濟部分的副主任。

工廠在一九四七年收到了極其重要的一批訂貨，這些訂貨是用於再建全國各大規模工廠與電站的。第二機器間的一個重要的工作間——製造礦煤機與礦坑電力吊車零件、製造恢復『扎波羅日煉鋼廠』鋼板壓延機用零件的工作間，是落後的。